鐵簪子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鐵簪子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渦陽農家子鄭鴻妻，官氏，年四十，孿生子，面貌舉止絲毫無異，惟衣以青綠分伯仲。伯名璠，仲名璵。璠為穎州刑案吏，娶殷氏，婚匝月即束裝之穎。璵未婚，在家事定省，供樵汲，遂廢呫嗶，而態度雅潔，人皆目為文學士，忘其為農家流也。

偶荷鋤入山，于石隙拾得古鐵簪，上有文曰：「莫子作鐵簪，熔金精，滌邪穢，朝百靈，辟水火，禦刀兵，綰我短髮光日星。」愛其潔朴，藏之於幘。歸詢村學究，曰：「此仙人莫月鼎之遺物也。」璵正玩弄，突接兄璠家書云，被仇案牽控坐舞弊收獄，乞仲氏來急鴿原難，死無憾。璵大慟，婉告翁媼，售產措百金，徒步往。至則兄果困縲紲，賂監者始入，抱持哭失聲。出則傭於縉紳家，得值供囚飯。泣訴諸執事，訟終不能解。一日，攜酒漿饋兄，璠對之硬咽曰：「倚閭望固足慟，新婚別，亦難堪耳。」璵思良久，慨然曰：「此讞量不至死，不過羈時日，幸兄弟面目同，願代兄囚。」爰以半金啗獄卒，余付兄，乃釋兄而繫己。臨別告兄曰：「歸致老親阿嫂珍重，毋以璵為念。倘瘐死，有夢寐，好相見也。」璠歸，詭云璵故，已擇地葬。一家聞之哭，鄰里無老稚涕。璠由是日擁豔妻，不再作刀筆吏。

璵性最勤，監禁中，晨起必灑掃神堂，無點塵。獄吏憐愛之，且微審其代兄囚，尤義之，脫銀擋，補充頭人，司擊柝，璵始無大苦。而所司益勤，夜下璵環巡，高唱哀哀警眾眠。一夕微倦，倚壁略合眸，心驚，斜睨東壁古槐下，有毛物逡巡出，脫皮如蛻，化作白衫美女子，肌膚雪映，雲鬢鴉垂，自卷其皮，壓石砌下，然後望月稽首拜，口吐玻璃丸五，仰首微噓，丸上下斷續，陸離閃灼，激月光成五色雲。炊許，丸一一入咽，依舊衣皮入槐根下。璵心審為狐，秘不告人。明夜，月更朗，度必出，漏靜伏瞰之。少頃，果如前狀，置皮安妥，微步下階，戲如故。璵出，攫皮坐身下，俟物戲正酣，抽柝

徐擊，聲登登。女子大驚，急收丸，索衣不可得，向瑣拜。不為動，憤怒欲用武，瞰瑣頭上鐵簪有寶光如電，大驚，跪而哀之曰：「妾九尾狐也，大丹已成，飛升不遠，惜�generation尚不能遽去，乞賜還，當如願奉報。」曰：「吾聞爾輩得一丹，必蠱一少年死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誠有之。然妾幼遵希夷五禽經，不須惑人。凡惑人者，光冷淡如青磷，運氣者光燦爛如寶珠，是可辨耳。」曰：「汝但不惑人，僕亦不須此。」即擲皮與女。喜而再拜曰：「君仁人也，試問何所求？」曰：「僕亦無所求，但日困犴狴，如籠鳥井蛙，頗羨道侶，來去自由耳。」女聞之，即吐出一丸，授使吞服。瑣掬掌凝視，果赤如火珠，一喘息，丸即飛入口，宛熱湯澆胸膈，奇暖莫名。欲揖而謝之，女已飄忽去。

翌晨，大病，皮縷縷欲裂，骨震震有聲，吐瀉極頹憊。醫官診云：「病劇恐莫瘳。」獄吏言于大府，拔牢籠，更驛役，諭愈即差遣。瑣困處驛館中，輾轉土　　，一燈熒熒，忽女子悄然掩入曰：「二郎憊耶？日昨所贈者，百年物，星月之精也，世俗人服之，肢節寸寸換，慎勿誤為病。」袖出一丹，小如豆，與之服，果頓清醒。遂伏枕拜女，詢何日可生還？曰：「豈但生還，尚有意外喜。然妾尚奉求一物。」問：「何物？」曰：「時未至，不預告也。」問姓氏，曰：「有急難時，但呼花吉祥雲娘子，妾即至矣。」言已趨出。

藥病霍然，晨起芻秣雖勞，較之囹圄，猶逸也。且雙瞳炯炯若曙星，凡書卷之未謀面者，一見瞭然。偶侍太守游西湖，遇道士授以秘笈，朱文丹篆，皆風禽奇遁之學。問：「何名？」曰：「歸問雲娘子自知。」月餘，女偶至，以道士詢，曰：「有緣哉，渠名古丈夫，不易以秘法示人。」明晨，郡署突回祿，妖鳥呼嘻咄，烈焰四圍，太守倉卒奔出，僅以身免。官吏窘急，咸云：「印在內廨案上，燦燦者是，誰能一攫出？」瑣隨眾汲水，聞女在耳畔悄呼曰：「二郎，可先取印出，是一好機會。」曰：「火烈奈何？」曰：「君髻上鐵簪不畏火。」聞之，遂聳身飛入，焰果紛讓，雙手捧印出，呈太守，千萬人無不咋舌。太守悲曰：「印出矣，尚有嬌女樓居晨妝，有能救出者，即以妻之，無食言。」瑣曰：「諾。」再飛入，火已逼樓，見有兩紅衣人夾女坐，出索將綰。瑣入，大叱紅衣人曰：「鐵簪真人來救渠，姑舍去！」瑣負女急奔出，回視妝樓，已成煨燼。

火熄，瑣倦臥不能起。丙夜女來賀曰：「公冶出獄，又作新郎，何太喜耶？然太守焚署，終不了事，後圃英石作舞鶴形者，下有窖藏，可取出，助彼丈人峰。」瑣漫應之。

次日，太守集議賠補，頗以囊橐慮。瑣入以女言告。試往掘，果盈坎皆黃白數千金。不日興工，署更鼎新焉。太守為瑣釋罪，置酒祖餞，然絕不言姻事，色忸怩而口囁嚅。

瑣微窺太守意，慨然曰：「某待罪，得放歸田里，與骨肉聚首，願已足，敢望非分乎？」太守曰：「君子達人，不妨明告，弱息嬌惰慣，恐不願嫁田舍郎，且幼已許字同里年家子，倉卒一言，不足信葭莩。無已願奉千金，為君家大人壽。」瑣遜謝力卻，不敢受。

明即備車馬送之歸。下車入門，一家皆狂奔嘩噪，驚以為鬼。瑣婉陳所以，眾始審璠前之誆。入見二老，均鬒鑠。忽禦人齎木匣於庭，曰：「官府留贈汝。」欲追詰之，而禦已馳遠。視封鐍甚固，啟之皆金珠，數符千金。獻翁媼，一室咸喜。惟璠則愧而逃遁，杳無跡。翁媼悲曰：「汝生回，吾心慰，汝兄逃，吾心仍不能慰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兄行行即歸耳。」索碗水，抽鐵簪畫水再四，旋碗口，須臾潑於庭，而兄果貿貿返，握手心酸，悲喜交集。蓋兄逸去，方覓渡船，至中流，忽迴旋無定向，抵岸過小橋，一童子導之行曰：「夕陽墮矣，大郎欲覓宿，前有客館甚清潔。」隨之入門，宛然逆旅，再一凝神，則自家也。大駭，不敢言，然心益愧恧。又見多金，思獨鯨吞，置毒餅中與瑣食。旋即腹暴痛，面青紫，口吁吁若牛喘，父母奔視窘無計。瑣驀憶，大呼雲娘子，女應聲至，掀簾入笑曰：「二郎病耶？急含鐵簪於口，可愈。」瑣抽簪銜少時，女自後驀擊其背，大咳，哇出餅毒，猶突突躍地上。女辭別，瑣挽之，女笑曰：「二娘事亦大累人，蹇修不易為也。」趨出，頓杳。

所謂二娘者，箏娘也。箏娘者，潁郡李太守女也。李太守洛陽人，妻歿遺二子一女，太守留二子於家，攜妾與女之任。女見背父約，且聞將訂婚於大姓，憤往說父曰：「兒聞女子事人以身，今身已附鄭郎背，奈何又他適？且鄭有德於吾家，背之恐不祥，請父憐女，仍踐前日言。」太守怒曰：「渠農人，將隨之饁耕田間耶？」曰：「父以農人為賤乎？鄭郎即貧為丐兒，尚隨之去，矧饁耕尚有冀缺風。」太守終不聽。女泣曰：「父讀書成進士，即不知楚女季竿嫁鐘建故事乎？」痛哭，憤不食。夜深，易男子裝，攜婢竊馬竄郊野。忽一白衫女子策黑衛前行，頻回顧，問曰：「官人將何之？」曰：「渦水。」曰：「省識渦人鄭二郎名瑣者乎？」曰：「僕正尋渠，文字交耳。」曰：「大佳，鄭吾中表弟也，裙釵獨行不便，乞官人挈帶可乎？」曰：「善。」行四五日，徑抵村門，白衫女子指曰：「此即二郎家，君先入，妾尚欲迂西鄰姨母家。」箏娘下騎，婢扶之入，驀與瑣遇。驚詢：「何處貴人，下顧草野？」泣曰：「妾潁太守女李箏娘也。」登堂縷述顛末，瑣太息曰：「僕近已勘破泡幻，擬絕世緣，卿那患無金龜婿，何事苦糾纏？」曰：「君自糾纏，奚怨妾也？凡為女子，皆當遠丈夫，郎于烈焰中負妾出，是天欲殺之而郎生之，既生而又棄之，可謂為仁乎？妾義無他適，千辛萬苦始至此，若憎妾陋，甯甘妾媵，不願更節操。」

璵引之拜翁媼，見其豔麗，驚為天人。女伏叩曰：「賢郎曾負兒于背，乞舅姑憐鑒。」翁媼曰：「得兒為婦，尚復何言，誠恐尊人偵至，累及犬子。」曰：「南山之石可爛，北海之波可竭，頭可斷，此身不可轉。刀鋸鼎鑊，兒自任之，無預賢郎事也。」翁命媼為改妝，夜隨媼眠，自攜璵同寢。云：「俟風聲定，再諏吉。」璠喜，策馬往郡自首，將傾璵。其仇聞訟解，尚切齒，時欲得璠而甘心。突遇諸途，即嗾僕毆之，璠怒詈，挾歸扃土室，苦更勝於繫牢獄。璵聞之，即仗劍往援，不可得。訴于太守，太守正失女，尋無耗，聞璵言，疑已成嘉禮，無如何。遣兵役索璠出，交璵曰：「小女已遣奉箕帚，令兄救出陷阱，君之德已酬矣，嗣後請勿往來貽五馬羞。」璵曰：「某呼籲于郡父母，非呼助于妻父母也！」，憤攜兄歸。即日成花燭，拼與太守絕。箏娘事舅姑至孝，毫無貴介氣。事嫂亦得體。日課婢僕耕織，井井皆有條。璵曰：「古有神仙眷，卿知之耶？稚川移居，藍橋覓杵，伯陽拔宅，載在典冊，不乏其人。未審卿意其仙眷耶，抑俗偶耶？」曰：「妾聞諺云：嫁雞逐雞，嫁狗逐狗。夫子倡而新婦隨之。獨活之草，不足揚新芬，同功之繭，庶可成治理。郎既慕白雲，妾亦非慕軟紅塵者。」璵曰：「善。」

即授以仙法，明為夫婦而暗實道伴也。年餘，璠生子女各一。璵喜告箏娘曰：「吾無憂矣。」又年余，翁媼偕亡，哀毀盡禮。窀穸始安，璠嘵嘵欲析居。璵曰：「二老屍骨未寒，即瓜分其產，可乎？」璠怒，詈且撻，殷氏亦時于閨中施惡聲。璵均忍受。箏娘曰：「妾與郎所以滯跡塵世者，為高堂耳。今已矣，復何戀？」璵曰：「諾。」

晨起，祭木主，辭別哥嫂，攜一僕一婢，僅駕空車粼粼向西去。數年後，李太守竟以墨敗，籍沒削職回鄉里。時妾已歿，煢煢自憐。道出高山，遇響馬賊剪徑。正危急，見一古裝羽士杖劍自高峰絕頂飛下，賊咸披靡驚逸。視羽士非他，鄭璵也。殷殷拜車下，執半子禮甚恭。自云山居不遠，堅乞過從。至岩壑奇特處，有極大閥閱，春深銅面，個個浮漚，門以內畫棟文疏，窅邃偉麗，僕從如織，妾媵如花。登其堂，則彝鼎、圖書、棋枰、茗具咸備。東壁設一白玉盎，大如甕，內浸赤玉蓮花，綠玉蓮葉，長七尺餘。西壁設一水晶瓶，內插珊瑚樹，長九尺餘，襯一鳥尾，金翠燦爛，非鳳非孔雀，不得主名，長七尺餘。瓶更瑩澈，內外可鑒。中設瑤琴，鐫字曰：鈞天清閟。四壁繪六合內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圖。璵與外舅寒暄未已，忽諸姬傳報夫人出。環珮珊珊，霞裳月帔，視之果箏娘也。拜問起居，泣曰：「兒不肖，背父潛逃，今實無顏相見。」太守默默不能答，涔涔淚沾襟。

霎時燈燭輝映，舉室通明，開筵勸餐，水陸雜治，內多奇品，鮮能知味。隨來僕夫，亦有稿賞，痛飲極歡。旋有美婢入報花吉祥雲娘子至。肅入一美人，夫婦讓高坐，美人

對太守略襝衽曰：「向在長者宇下，何圖於此處覿面？」又顧箏娘笑曰：「妹子尚記並轡引導時乎？太翁來，當興問罪師。」箏娘曰：「姊姊厚德，愚夫婦刻不忘，何罪之可問？」曰：「妹既不忘，乞假妹夫鐵簪，綰三四日，即反璧，可邀金允否？」問何用？曰：「吾輩功成，須得古聖神仙佛一遺物佩之，方可朝木公、謁金母。三入太行尋堯琴，兩赴湘江覓舜舄，四登會稽求禹劍，均為毒龍所守，不可得。無奈何，始來奉假耳。」璵聞即持贈曰：「請為瓊報，無事珠還。」美人起，拜謝興辭，冉冉至中庭，霹靂遽逝。

客去，視太守，已醉眠榻上。璵亦詣內，留箏娘坐候之。晨光透入，太守醒，箏娘已具盥櫛進，告父曰：「阿婿尚醉眠，不及送翁行，遣兒候于此，奉丹藥一丸，黃金百鎰，古錦百端為壽。」太守戀戀，問箏娘何時得歸寧？曰：「天涯海角，如幾席耳。萍跡無憑，不能預訂。」問有何囑？曰：「父歸脫宦情，了　　債，積盛德，光後賢。」禦人催行，惘惘遽別。行四五里，登嶺回眺，猶見箏娘癡立，與諸婢指點狀。又二年，太守長子貴，思妹甚殷，適奉旨祭篙山，細搜碉穀，每遇樵豎行腳，輒以鄭璵問，咸云不識。忽逢一道士，問如前。道士驚曰：「禁聲！何遽唐突妄呼鄭真人諱，我輩僅敢呼鐵簪子耳。箏夫人所善雲娘子朝天回，帝授崑崙第五耕福洞天都總管，不久書來，招真人全家拔宅去，同住仙山。貴人向何處尋姻婭？」問道士名氏，曰：「卜古丈夫也。」言訖不見。璠之後裔尚有居瓦梁者。鄭岫喬茂才，璠之耳孫也，從戎江上時，為我言之詳。

懊儂氏曰：二鄭墮地時辰同，長而聲音笑貌亦同，何性之賢愚又不同耶？倘小為差池，子平家猶得曰：是有前後刻也。若二鄭者，別仙凡之遠矣，判人禽之關矣。宜乎柳家惠、蹠，宋氏郊、祁，各不同趣。余嘗謂富貴窮通，其權操於天，聖神仙佛，其權操於己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